

言文
對照

古文觀止

上海廣益書局印行

言文
對照
古文觀止

卷三

祭公諫征犬戎

國語

穆王將征犬戎

西戎也欲征其不享之罪

祭公謀父

甫祭畿內之國謀父所封時為王卿士

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

玩

賞兵

耀明也觀示也一句領起全篇

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

戰聚也時動如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之謂威可畏也

觀則玩玩則不震

也震懼也四句一正一反所以申不可觀兵之意也

是故周文公之頌曰

文周公之謚頌時邁之詩周公所作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

櫜高弓矢

載用也櫜韜也言武王既定天下則收斂其干戈韜藏其弓矢示不復用也引證不觀兵

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

肆陳也時是也中國曰夏允信也言武王常求

懿美之德以布陳於中國信乎王之能保天命也引證耀德

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

茂勉也正德者父慈子孝兄

之德也如此而民之德情未有不歸于厚者

阜其財求

阜大也大其財求使之衣食肉不飢不寒所以厚民之生也

而利其器用

如工作什器通商貨財之類所以利民之用也

三句兼教養在內

明利害之鄉

向也得教養為利失教養為害鄉猶言所在也明利害之所在是耀德之實

以文修之

一句包下修意五句是不觀兵之實

使務利

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滋益也此言耀德不觀兵之效作一頓下乃轉入周世也

昔我先世后稷

后稷

舜時農官父子相繼曰世謂棄與不窋

以服事虞夏

謂棄為舜后稷不窋繼之于夏啟也

及夏之衰也

謂啟子太康

棄稷弗務

棄廢也稷之

官不復務農

我先王不窋

質棄之子周神祐文武必先不窋故通謂之王

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翟之間

堯封棄于師至不窋失官

去夏而遷于郊
西接戎北近翟

不敢怠業

業農也

時序其德纂

同續

修其緒修其訓典

序布也纂繼也緒事

也訓教也典法也

三其字指棄而言

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

三句承上三句極寫其不敢怠業

奕世載德不忝

前人

奕世累世也載承也忝辱也自不啻以後至文王皆繼其德而弗墜已上言周家累世耀德

至於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

神保民莫不欣喜

武王亦只是耀德

商王帝辛大惡

鳥故切

於民

平紂名也大惡大為民所惡

庶民弗忍

欣戴武王以致戎於商牧

商牧商郊牧野四字便見武王不得已而用兵

是

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

隱而除其害也

恤憂也隱痛也非務武即不觀兵之謂勤恤民隱即耀德之謂已上言武王並不觀兵下乃述邦刺以轉入征犬戎之罪

夫先王之制

直貫

到邦內甸服

邦家天子畿內甸田也服事也以皆田賦之事故謂之甸服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

邦外侯服

邦外邦畿之外侯服者侯國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

侯衛賓服

侯侯圻衛衛圻中國之界也謂之賓者漸遠王畿而取賓見之義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

蠻夷要服

平聲服蠻夷去王畿已遠謂之要服者取要約之義特羈縻

之而已賓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

戎翟荒服

戎翟去王畿益遠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一層詳五服之地

甸服者祭

祭於侯

服者祀

祀於高曾

賓服者享

享於二祧

要服者貢

貢於壇墠

荒服者王

王入朝也世一見各以其所貴者為誓此言

五服佐天子宗廟之供者不同二層詳五服之職

日祭

祭以日至

月祀

祀以月至

時享

享以時至

歲貢

貢以歲至

終王

王以終世至謂朝嗣王及

即位而來見三層詳言五服之地有遠近故具供職有疎密也

先王之訓也

鎖一句前

有不祭則修意

最近者知王意也

有不祀則修言

精近者聽王言也

有不享則修文

漸遠者中以號令

有不貢則修名

已遠者播有

不王則修德

極遠者誕敷文德看五修字便見

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

序謂上五者次序成既修也刑法也見下

文

於是乎有刑不祭

師士伐不祀馬司

征不享

諸侯承王命往

讓不貢告不王

行使讓者責其過告者論以理

此修刑之序

於是乎有刑罰之辟

辟法也

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

告之辭

此修刑之具

一意寫作兩層卻不嫌其重複故妙

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

遠

單承荒服要服言遠國非近者可比唯有益自修德不可加兵以致勞於民也

是以近無不聽

甸侯實無不至

遠無不服

要荒無不至已上結完先王無觀兵於

遠國之事下方說到穆王身上

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

大畢伯仕犬戎氏之二君世終來王荒服之職也

天子

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

享賓服之禮以責犬戎且示之以兵威

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

乎

頓壞也既廢先王待荒服之訓恐終王之禮亦自此壞矣

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

率同

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

我矣

樹立也惇厚也帥猶也純專也國一也言犬戎立心惇厚能率循其先人之德而守國終於專一有拒我之備矣

廢先王之訓則不可伐有以禦我則不能伐是極諫意

王不聽遂征之

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

所獲止此果有以禦我矣

自是荒服者不至

終王之禮果自此壞

評語

先王耀德不觀兵是一篇主腦迴環往復不出此意穆王車轍馬跡徧天下其中侈然有自大之心不過觀兵犬戎以示雄武耳乃僅得狼鹿以歸不但不能耀德並不成觀兵矣

結出荒服不至一語煞有深意

演白

穆王要想攻打犬戎祭公謀父勸諫道不可先王都是昭明德行不顯示兵

威的要知道用兵能及時而動一動那就就可以使人害怕若是用他示威那就近乎戲弄戲弄了那就不能使人恐懼所以周文公所作的頌詩有句話說收斂刀鎗藏好弓箭武王常求善美的德行拿來布陳中國宜乎能保天命了先王對於百姓勉正他們的德行篤厚他們的性情廣大他們的財源利便他們的用具明白利害的所在用文德去修好他使他們都趨利避害感德怕威所以能殺世世保全因以長大起來從前我先代相繼做后稷的官服事虞夏等到夏朝衰敗的時候廢棄后稷不再講農我先王不窾因此失去官職自己逃避在戎翟之間不敢懶惰農事時時布陳他的德行續修他的事業修他的教誨和法則朝晚恭敬勤勞守以篤厚奉以忠信繫代相傳都繼承他的德行不辱前人到了武王昭示從前的光明再加上慈愛和善事神保民所以百姓箇箇快活異常那時商王帝辛大為百姓所深恨百姓不能容忍便很快樂的推戴武王和帝辛戰于牧野是先生並非專講武事實在憐恤百姓的苦痛去掉他們的患害罷了。

先王的制度天子畿內的地方是甸服畿外的地方是侯服漸遠王畿的地方是賓服蠻夷的地方是要服戎翟的地方是荒服甸服祭于祖考侯服祀于高曾賓服享于二桃要服貢于壇墠荒服入朝天子祭于祖考的每天一回祀于高曾的每月一回享于二桃的每季一回貢于壇墠的每年一回入朝天子的終世一回這是先生的教訓

啊有不祭的，便修了王意，使他覺悟，有不祀的，便修了王言，使他聽從，有不享的，便申了號令，有不貢的，便播了仁聲，有不王的，便修了文德，這五種的次序既修，如還有不至的，那便修了刑法，所以有刑罰不祭的，攻伐不祀的，征討不享的，詰責不貢的，告諭不朝的，所以有刑罰的法律，有攻伐的兵丁，有征討的準備，有詰責的命令，有告諭的文辭，如已宣布命令，數陳文辭了，還有不至的，那麼再增修自己的文德，不加兵遠地，勤勞百姓，所以近沒不聽，遠沒不服，現在自從大畢伯仕故世以後，犬戎氏照他荒服的職務來朝天子，天子道：「我必拿不享去責備他，並且顯出兵威給他看。」恐怕是廢掉先王待荒服的教訓，那終世一朝的禮節，也要自此破壞了，我曾聽說犬戎立心敦厚，能毅遵照他先代的德行，終於專一的守國，是有拒我的準備了。

穆王不聽謀父的話，便征伐犬戎，僅得了四隻白狼四隻白鹿而回，從此以後那荒服便不入朝了。

召公諫厲王止謗

國語

厲王虐國人謗王。

謗，非也。

召公

召康公之後穆公也，為王卿士。

告王曰：民不堪命矣。

命，虐也。故不堪，危言悚激。

怒。

怒，謗也。

得衛巫，使監謗者。

巫，視也。衛巫，衛國之巫，監察也。以巫有神靈有謗輒知之。

以告則殺之。

以謗者告即殺之。寫虐命尤不堪。

人莫敢言。

非但不敢謗也，深一層說。

道路以目。

以目相盼而已。四字妙甚，極寫莫敢言之狀，不堪命之極也。

王喜。

喜字與上怒字相對。

告召公曰：

人莫敢出言。

三莫敢言作章法

三年乃流王於彘。

流放也彘晉地

評語

文只是中間一段正講。前後俱是設喻。前喻防民口有大害。後喻宣民言有大利。妙在將正意喻意夾和成文。筆意縱橫不可端倪。

演白

厲王虐待百姓，百姓都要說王的壞處。召公告訴厲王道：『百姓不能受這虐命了。』厲王就生了氣，找了衛國有神靈的人，叫他查察誰是說王壞處的，來報告他。他就把誰殺死。從此百姓沒有一箇再敢講話。行路的時候，只有把眼睛你看我，我看你。厲王那時非常快活，告訴召公道：『吾能止住百姓講我的壞處了。』他們就此不敢再說了。』

召公道：『你這樣辦法，是攔阻百姓，使他們不敢開口罷了。要知道攔阻百姓的嘴，比攔阻大水還要危險得多。大水因了阻塞，便四面橫流，那受害的人必然不少。百姓也是這樣的。因此治大水的方法，當開通他，使他暢流；治百姓的方法，當開放他，使他說話。所以皇帝聽斷政事，叫公卿到那列士箇箇要進呈諷刺的詩，叫樂師要進呈有關邪正的樂曲，叫史官要進呈有關治體的古書，叫小師要規戒皇帝的過失，叫沒有眼珠的人要吟哦那所獻的詩，叫有了眼珠却看不見的人要誦讀那規勸諷刺的文字，叫百工要執藝事去勸諫他，叫百姓要傳語到他耳邊，叫左右近臣要各盡規勸，叫父兄弟要補過察政，叫樂官禮官要相與教誨他，叫太師太傅要把衆人所進呈的，加

上了一番修整，然後皇帝斟酌去取，因此所行的事，都能不違背於理。

百姓有嘴，彷彿土地有山水一般，錢財用品都從那裏所出的，彷彿土地有廣平低濕燥濕適宜一般，衣料食物都從那裏所出的，聽他們的講話，就可以知道那是他們所喜歡的，那是他們所恨惡的，將他們所喜歡的去行了，他將他們所恨惡的去改了他，正所以阜厚那些財用衣食呢！百姓心裏所想的事情，從嘴裏宣布出來，我們應該贊成他，并且照他行去，怎可以攔阻他們呢？若是攔阻他們的嘴，那和我親善的人恐怕是不多的了。

厲王不肯聽從召公的話，因此百姓沒有一箇敢講說話了，可是隔了三年，百姓恨極了，就驅逐厲王到那處地。

襄王不許請隧

國語

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郊。

夾襄王後母惠后生叔帶，因翟人立為王。襄王出奔鄭，晉文公納王，誅叔帶，鄭洛邑王城之地。

王勞聲

之以地。

王賞之以陽樊。

溫原攢茅之田焉。

辭。

請隧焉。

掘地通路曰隧。天子葬禮。

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

開口便

規方千

里，以為甸服。

規畫也。甸服畿內之地，以皆田賦之事故。謂之甸服，王地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

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

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

百姓百官有世功者，不庭不來朝之國也。不虞意外之變也。著以供以備以待等字，見先王有此許多費用。

其餘

甸服之外。

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甯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

甯安也。宇居也。亦使有供祭備用待患之資，所以能。

順天地而無災害也。著均分二字見先王之土地亦有限。先王豈有賴焉。賴利也。句結上起下。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

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九御即九嬪九品即九卿嬪與卿主祭祀厭安也。縱肆也。度法也。

著不過足而已。豈敢等字所。以見先王並無一點奢用。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掌長百姓而輕重布之。

隨為死之服。生物字帶說采章采色文章也。輕重猶言貴賤有等。亦唯是妙始入正題也。上文許多說話只要逼出亦唯是三字。王何異之有。葬禮外王鮮有異。只數語說得隨字十分鄭重下乃覆寫其

不許之意。今天降禍災於周室。謂叔帶之亂。余一人僅亦守府。僅守故府貴文不能為有。又不佞以勤叔父。

不佞不才也。勤勞也。天子稱同姓諸侯曰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班分也。大物隨也。私德指納王而言。其叔父實應平且憎。

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應受憎惡也。愛吝也。言汝雖受私賞心中未嘗不憎惡之以非余行賞之不當余豈敢吝而弗與也。反如此說轉來婉妙下則純

是刀砍斧。先民有言曰。先民前人。改玉改行。玉佩玉所以飾行步君臣尊卑各有其節故曰改。直貫至故物未可改句。叔父若能光

裕大德。更平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

其流辟闕於裔異土。何辭之與有。更姓易姓也。改物改正朔易服色也。創造也。庸用也。謂為天子創造制度自顯用於天下。縮收也。備物謂死生之服物采章流放也。

若猶是姬姓也。未更姓。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未改物。大物其

未可改也。不曰不可改而曰未可改。冷。為。直說出晉文請隨之非。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物隨也。又逆振一筆緊簡。余敢

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為也。私勞即私德在襄王。

為德在晉文為勞大章即服物米章亦辱也先王唯是服物米章以臨長百姓而余變易之其如先王百姓何哉既無以對先王百姓何政令之為也直說出不許行禮之意

若不然叔父有地

而隧焉余安能知之

若晉文自制為隧余安能禁止不待請也仍用逆筆作收章法愈緊

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評語

通篇只是不為天子不得用隧意卻妙在俱用逆筆振入無一筆實寫不許而不許之意一步緊一步自使重耳神色俱沮

演白

晉文公既立襄王在那郊地襄王拿田地來賞賜他文公不受要求許他掘地通路的葬禮襄王不允說道『從前我先王有天下時畫出見方千里之地算做甸服拿來供給天地百神的祭祀留待百姓萬民的用度預防不朝不慮的禍患除了甸服之外拿來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得各有安居順及天地不致遭遇災害先王自己豈有什麼好處呢內官不過九嬪外官不過九卿僅够供給天神地神罷了豈敢放縱他的耳目心腹拿來擾亂法度也不過是死生的服物采章拿來統率百姓表示貴賤的等級除這葬禮以外其餘還有什麼兩樣呢』

現在上天降災禍在周室我不過保守先王的府藏自己沒有才能以致勤勞叔父就要分先王的葬禮賞給叔父我知叔父雖是受了私賞心中未必不恨惡我要說我行賞的不當哪我怎敢愛惜這禮不肯許你呢前人有句話說是一改了佩玉就須改了行步叔父如能顯明大德易姓改物自己創造制度顯用于天下收取了死生的服物采章去鎮撫百姓我將被你驅逐殺戮在那邊遠的地方還有什麼話同你說呢

如其仍舊姬姓，仍舊列做公侯，恢復先王的職務，那麼這樣的葬禮，還是不可以改去哩。叔父或能顯示明德，自然容易到這地步，我並非不敢把你的私德，去變掉從前的服物采章，使天下受辱，可是怎麼對得住先王和百姓呢？既是對不住先王和百姓，還要行什麼政命呢？如或不然，叔父把自己的地方，開成了地道，我就不能禁止你了。」

單子知陳必亡

國語

定王使單襄公

善名朝定王卿士

聘于宋

聘問也諸侯之于天子天子之于諸侯諸侯之于鄰國皆有聘

遂假道於陳以聘于楚

自宋適楚道經陳國是時天子微故以諸侯相聘之禮而假道也

火朝覲矣

道弗可行也

火心星也覲見也朝覲謂夏正十月心星早見于辰也道弗言草穢塞

澤不陂

卑陂障澤也古不寶澤故障之

川不梁

梁橋梁也古不防川故梁之

野有庾

積

庾廩也積聚也謂以穀米露聚于外也

場功未畢

場收禾圃也築場未完

七道無列樹

古者列樹以表道也

八墾田若薮

即薮茅芽也既墾之田猶若茅言其稀少也

膳宰不致餼

戲表道也

膳宰膳夫也掌賓客之牢禮生者曰饌

十司里不授館

司里里宰也掌授客館

十一國無寄寓

寄寓旅次

十二縣無旅舍

古聲四向為縣縣

方六十里旅舍休息居止之處以庇賓客肩擔之勞

十三伏周之秩官一段案

民將築臺於夏氏

民陳氏壺觀臺也夏氏陳大夫夏微舒之家為淫其母欲藉以為樂

十四及

陳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

甫孔儀

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

南冠楚冠也如往也賓謂單襄公

伏先王之令一段案從單子入陳至及陳所閱歷者錯綜先後叙從單子口中分疏作斷章法井然

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

二句真見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

而雨畢

辰角大辰倉龍之角角星名朝見東方九月初寒露節也雨畢者殺氣日盛而氣日盡也

天根

見而水涸

天根氏亢之間也涸竭也寒露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涸盡竭也

本見而草木節解

本氏星也寒露後十日氐星朝見草木之枝節皆脫落也

駟見

而隕霜

駟天駟房星也九月中房星朝見霜始降

火見而清風戒寒

大星也霜降後心星朝見清風先至所以戒人為寒備也五句以星見定時至起下文

故先王

之教曰

古引

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

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

除修治也備藏具備修藏也

故夏令曰

夏后氏之令再引古

九月除道十月成梁

水涸係九月而此言十月成梁者謂與梁也

其時儆曰

至期儆告其民

收而場功

恃而畚

揭也而汝也恃具也畚土龍也揭

土聲

營室之中

土功其始

營室定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于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

火之初見期于司里

期會也致其築

作之具會于司里之官

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

惠而不費

今陳

今微

火朝覲矣

結火朝覲六句

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

以舟為梁即今之浮橋也

廢先王之教也

結火朝覲六句

周制有之曰

古引

列樹以表道

表道謂藏其遠近

立鄙食以守路

鄙四

里有廬廬有飲食

國有郊牧

國外曰郊牧放牧之地

量

同量

有寓望

境界之上有寄寓之舍候望之人

數有圃草

澤無水曰藪圃草茂草也

有林池

園苑也林積木也池積水也

所以禦災也

禦備也災兵饑也

其餘無非穀土

種穀之土

民無縣

同懸

也掛野無與草與深也野皆發不奪農時不蔑民功也有優無匱優裕也匱乏也有

逸無罷同疲逸安也罷勞也國有班事國城邑也土功井然有條理縣有序民四句為縣力役更番有次第今陳國今

道路不可知樹道無列田有草間者多功成而不收即野場民罷于逸樂疲于為君作逸樂之

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結野有庚積四句周之秩官有之曰秩官周常官篇名引古敵國賓至關尹

以告敵國相等之國也關尹司闕者告告君也行理以節逆之行理小行人也逆迎也執端節為信而迎之也候人為導導賓至卿出郊

勞去聲賓至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之門尹除門門尹司門者宗祝執祀宗宗伯祝大祝賓有事于廟則宗祝執祭祀之禮司理授

館授客館舍司徒具徒具徒役修道路之委積司空視塗視道塗之險易司寇詰姦禁詰姦盜防剽掠也虞人入材虞人掌山澤

甸人積薪甸人掌薪蒸之官火師監燎火師司火者燎照庭大燭水師監濯水師掌水者監滌濯之事膳宰致飧膳宰掌

晚食廩人獻餼生曰餼禾米也司馬陳芻初司馬掌國人養馬芻其草工人展車展省客車補傷敗也百官各以物至

應之物物如供賓人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

一等益虔貴國大國也不比敵國司事之官皆用尊一級者而更加敬至於王使去聲則皆官正蒞事官正官長也用官長司事班又加矣上卿

監之監察也察其勤惰尤致其虔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仍用官長司事但自察之班無可加而度極矣今雖

朝也不才微有分音族于周分族王之親族也承王命以為過賓于陳過賓謂假道而司事莫

言文古之觀上卷三單子知陳必亡上海廣益書局印行

至。不但失班加益度之制且無以同下於敵國之寶矣。是蔑先王之官也。結語者不致錄四句。先王之令有之曰。古引。天道賞善

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即恤。淫。造為也。恤。常也。即就也。恤。慢也。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典。常也。休。慶也。今陳侯微不念愆。印。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伉儷。配偶也。嬪。續。繼嗣也。而帥其卿佐以

淫于夏氏。不亦嬪姓矣乎。卿。佐孔儀也。夏。微舒之父。御叔即陳公子夏之子。靈公之從祖父嬀姓也。故曰嬪姓。即怡淫矣。陳我大姬之後也。

大姬。武王之女。虞胡公之妃。陳之祖妣也。棄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簡。棄簡略常服也。從匪彝矣。是又犯先王之

令也。結民將暴。臺五句。昔先王之教茂帥。同。其德也猶恐隕越。隕。勉也。率。循也。隕。越。墜落也。若廢其教而棄

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大國謂魯楚。

總收一段直結出不有大咎國必亡之故。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于夏氏。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微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微舒病

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九年。楚子入陳。楚莊王討夏微舒遂縣陳。單子之言俱驗。

評語

先敘事起。中分四段辨駁。引古徵今。句修字削。而分斷中又復錯綜變化。讀之不覺其排對之迹。自是至文。

演白

定王差單襄公到宋國去聘問。便借道陳國。去聘問楚國。那時火星早見了。道路穢塞。却難行走。迎送賓客的候人不在邊境。管理路政的司空不巡道路。湖裏不設障。水上不架橋。田野有露聚的米穀。收禾還沒完畢。路上沒有排列表路樹。既墾之田。

稀少好似茅芽膳夫不致生牲里宰不授客館國無寄寓縣無旅舍百姓正替夏氏築臺到了陳國陳靈公和孔寧儀行父戴了楚冠往夏氏家中留客不見

單襄公回來報告定王道：『靈公雖然不有大過可是國家必亡。』定王道：『這是什麼緣故？』襄公答道：『凡是辰角朝見那麼雨氣日盡天根朝見那麼水潦盡竭火星朝見那麼草木節落房星朝見那麼露始下降火星朝見那麼清風戒寒所以先王的教訓說：『雨氣日盡那就修治道路水潦盡竭那就造成橋梁草木節落那就豫備收藏霜始降下那就豫備冬衣清風來了那就修治城郭宮室。』所以夏后氏的命令道：『九月修治道路十月造成橋梁。』至期做告他的百姓道：『收你禾圃備你盛土阜土的器具。』到了定星的正中開始營造宮室火星初見的時候把築室的器具會在那里宰那裏這樣先王所以不用貨財能大施恩德于天下呢現在陳國火星朝見了然而道路好似隔絕不通野場好似荒棄不收湖裏不設障水上不設浮橋這是廢掉先王的教訓哪！』

周書有句話說：『排列樹木用以表明道路的遠近四面的邊地備有飲食用以守候路人國外有放牧的地方境界之上有害客舍和守候的人無水的湖裏有興盛的草有垣的苑裏有林木和池水都是用以防禦災害的其餘無非都是種穀的地方百姓沒有懸掛農具田野沒有深奧草莽不害農時不棄民功有裕無乏有安無勞城邑的

土功井然有條，四甸的力役更番有次。——現在陳國道路沒有排列的樹木，未墾之田很多，功成不收，百姓都疲勞于逸樂，這是廢棄先王的法制哪！

周書的秩官有句話說：「相等國的賓客到了，管關的人稟告國君，管聘問的人拿符節去迎接他，侯人做引導，公卿出郊去慰勞他，管門的人掃除門庭，賓客有事于宗廟，宗伯和太祝便執祭祀的禮節，里宰給館舍，司徒供徒役，司空查察道路，司寇禁詰姦盜，虞人供材木，甸人積柴料，大師監察照庭的大燭，水師監察洗滌的事情，膳夫供上熟食，廩人獻上小米，司馬陳列乾草，匠人審察客車，百官各拿供應的物品來，賓客到了那裏，好似歸家一般，所以不論小大，沒有不懷愛的。如其來的是大國的賓客，那麼位次加尊一級，更加敬重了。若是天子的使臣，那麼都用官長司事，再叫上卿監察他們的勤惰。若是天子巡行到了，那麼國君親自監察他們。」——現今我雖不才，可是在周室裏面，算是親族，受了天子的命令，做借道陳國的人，然而百官沒有來招呼我，這是棄掉先王的官制哪！

先王的訓令有句話說：「天道獎賞善良，懲罰淫惡，所以我們治國，勿從不常，勿就慢淫，大家守着自己的常法，拿來承受天慶。」——現在靈公不念繼嗣的常法，棄掉他的后妃，帶領他的臣子，在夏氏那裏行樂，不是褻瀆自己的姓氏麼？陳國是我大姬的後代，棄掉禮服禮冠，戴楚冠出來，不是忽略他的常服麼？是又觸犯先王的訓令哪！從前